

李朝實錄 第十七冊

成宗實錄 第三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十七冊奥付

昭和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区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区目白町一〇五七

学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17

SŎNGJONG SILLOK

III (1483~1489)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58

成宗實錄(第三)目錄

卷百五十	癸卯十四年	(一四八三) ^{西曆}	正月甲午朔	一
卷百五十一	癸卯十四年		二月甲子朔	九
卷百五十二	癸卯十四年		三月癸巳朔	六
卷百五十三	癸卯十四年		四月癸亥朔	二四
卷百五十四	癸卯十四年		五月壬辰朔	三〇
卷百五十五	癸卯十四年		六月壬戌朔	一〇
卷百五十六	癸卯十四年		七月辛卯朔	一五
卷百五十七	癸卯十四年		八月辛酉朔	二二
卷百五十八	癸卯十四年		九月辛卯朔	二九
卷百五十九	癸卯十四年		十月庚申朔	一〇
卷百六十	癸卯十四年		十一月庚寅朔	一六
卷百六十一	癸卯十四年		十二月庚申朔	二二
卷百六十二	甲辰十五年	(一四八四)	正月己丑朔	二〇
卷百六十三	甲辰十五年		二月戊午朔	二七
卷百六十四	甲辰十五年		三月戊子朔	三三

卷百六十五	甲辰十五年	四月丁巳朔	一五
卷百六十六	甲辰十五年	五月丁亥朔	一七
卷百六十七	甲辰十五年	六月丙辰朔	一八
卷百六十八	甲辰十五年	七月乙酉朔	一六
卷百六十九	甲辰十五年	八月乙卯朔	一四
卷百七十	甲辰十五年	九月乙酉朔	一五
卷百七十一	甲辰十五年	十月乙卯朔	三一
卷百七十二	甲辰十五年	十一月甲申朔	三三
卷百七十三	甲辰十五年	十二月甲寅朔	三三
卷百七十四	乙巳十六年 (一四八五)	正月甲申朔	一四
卷百七十五	乙巳十六年	二月癸丑朔	二五
卷百七十六	乙巳十六年	三月壬午朔	二六
卷百七十七	乙巳十六年	四月壬子朔	二八
卷百七十八	乙巳十六年	閏四月辛巳朔	二五
卷百七十九	乙巳十六年	五月庚戌朔	二二
卷百八十	乙巳十六年	六月庚辰朔	一九
卷百八十一	乙巳十六年	七月己酉朔	三九

卷百八十二	乙巳十六年	八月己卯朔	三〇
卷百八十三	乙巳十六年	九月己酉朔	三〇
卷百八十四	乙巳十六年	十月戊寅朔	三〇
卷百八十五	乙巳十六年	十一月戊申朔	三〇
卷百八十六	乙巳十六年	十二月戊寅朔	三〇
卷百八十七	丙午十七年 (一四八六)	正月戊申朔	三〇
卷百八十八	丙午十七年	二月丁丑朔	三〇
卷百八十九	丙午十七年	三月丙午朔	三〇
卷百九十	丙午十七年	四月丙子朔	三〇
卷百九十一	丙午十七年	五月乙巳朔	三〇
卷百九十二	丙午十七年	六月甲戌朔	三〇
卷百九十三	丙午十七年	七月甲辰朔	三〇
卷百九十四	丙午十七年	八月癸酉朔	三〇
卷百九十五	丙午十七年	九月癸卯朔	三〇
卷百九十六	丙午十七年	十月壬申朔	三〇
卷百九十七	丙午十七年	十一月壬寅朔	三〇
卷百九十八	丙午十七年	十二月壬申朔	三〇

卷百九十九	丁未十八年（二四八七）正月壬寅朔	四七
卷二百	丁未十八年 二月辛未朔	四八〇
卷二百一	丁未十八年 三月辛丑朔	四八九
卷二百二	丁未十八年 四月庚午朔	四九五
卷二百三	丁未十八年 五月庚子朔	五〇三
卷二百四	丁未十八年 六月己巳朔	五四
卷二百五	丁未十八年 七月戊戌朔	五三
卷二百六	丁未十八年 八月戊辰朔	五三
卷二百七	丁未十八年 九月丁酉朔	五九
卷二百八	丁未十八年 十月丁卯朔	五八
卷二百九	丁未十八年 十一月丙申朔	五五
卷二百十	丁未十八年 十二月丙寅朔	五五
卷二百十一	戊申十九年（二四八八）正月丙申朔	五六
卷二百十二	戊申十九年 閏正月丙寅朔	五九
卷二百十三	戊申十九年 二月乙未朔	六三
卷二百十四	戊申十九年 三月乙丑朔	六〇
卷二百十五	戊申十九年 四月甲午朔	六〇

卷二百十六	戊申十九年	五月甲子朔	三〇
卷二百十七	戊申十九年	六月癸巳朔	三〇
卷二百十八	戊申十九年	七月壬戌朔	三〇
卷二百十九	戊申十九年	八月壬辰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	戊申十九年	九月辛酉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一	戊申十九年	十月辛卯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二	戊申十九年	十一月庚申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三	戊申十九年	十二月庚寅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四	己酉二十年 (一四八九)	正月庚申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五	己酉二十年	二月己丑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六	己酉二十年	三月己未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七	己酉二十年	四月己丑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八	己酉二十年	五月戊午朔	三〇
卷二百二十九	己酉二十年	六月戊子朔	三〇
卷二百三十	己酉二十年	七月丁巳朔	三〇
卷二百三十一	己酉二十年	八月丙戌朔	三〇
卷二百三十二	己酉二十年	九月丙辰朔	三〇

卷二百三十三 己酉二十年
 卷二百三十四 己酉二十年
 卷二百三十五 己酉二十年

十月乙酉朔……………公四
 十一月乙卯朔……………公五
 十二月甲申朔……………公三

成宗

成宗東靖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五十

十四年正月朔甲午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又賀

大王大妃仁粹王大妃仁惠王大妃殿進表裏○御勤政殿受

賀○上進宴于 三殿 命各宗親一品六曹判書以上 賜

酒樂○又命武臣正二品以上及入直諸特等司僕內禁衛等

射儀○乙未司憲府持平曹偉來啟曰任南衡今除司憲南衡

前者誣其妻梁氏淫奔使僕等出之任南衡科罪而今又

復齒仕版李善男嘗為槐山郡守以濫刑罰爵不叙用而今

除敦寧府判官李崇壽偽造 大王大妃圖書事覺抵罪今又

陞為堂上官惟此三人皆賤之臣竊惑焉 傳曰崇壽 大

王太妃至親南衡外 王太妃之親皆承 命叙用善男亦必

有叙用之 命也其間於吏曹工曹判書孫崇壽上疏曰臣

之拜資寬未久而特加正憲顯無絲毫之補而具出非望伏望

亟收 成命又上書曰臣近奉軍野學亦荒疏幸際千一之期

得參風雲之會謬蒙 聖知溫登崇班鶴於軒而貽譏勳在累

而與判書優禮之戒有何無涯之益全固 聖上好問之大

智披盡愚臣內莽之管見每醉仙液抱座 香鑑而已而一月

之內再承降恩深愧朝廷不勝惶懼易曰且乘致寇至又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伏望亟收 成命俾小臣安分知足得全餘生

亦可效犬馬之勞以酬 聖恩之萬一 傳曰爵賞人君所

為非人臣所知也卿多言也予之陞卿之職必有以也○上還

昌德宮○丙申 中官還昌德宮○丁酉 受常參○御經筵

講說掌令朴衡文獻納李從允等啓曰臣等前論廣妨不宜添

錄大典未蒙允俞不勝失望 上曰此必傳之者誤也予非不

聽也願謂知事洪應曰廣妨不載大典無妨人主好之則為之

不好則罷之何必載大典乎衡文等又啓曰李善男曾坐水不

叙用而除職李崇壽偽造 大王大妃圖書而拜堂上官甚不

可任前衡誣其妻失行薄行莫甚而今為司憲司舊一司之是

也安能望其僚屬乎改差便 上曰善男則許通已久崇壽則

年且老矣凡人或以老職而陞堂上或以盡諸陞堂上崇壽

之堂上亦是類也昨任事職也南衡 王太妃至親南衡外

人器不合則當移西班耳衡文又啟曰近日 聖恩優渥

醉失禮比者孫崇壽啓云臣欲登高峯坐 仰飲 擬提

求加城而問罪如此戲言豈可發於君前乎亦不可 上曰凡

人醉則必吐露宵懷君臣之間所懷必陳有何不可若畏首畏

尾擇言而發巧言令色是其可乎使人不得談論於人主之前

人主誰與論人賢否與政治之得失乎臺諫之言甚不可幹者

之言雖似迂闊但吐露宵懷耳有何情乎君臣之間不可常主

於敬衡文無一言而退退而怒其 上 拾詣政院欲待罪 上

終不問乃退○骨者同知中樞李都弄弄等七人伏於也堂

其等六人來獻土宜○司憲府掌令朴衡文上劄曰爵賞人

主所以礪德磨鈍不可私於戚里雖或推一時之恩悅母后之

心而至於顯冒爵之策則不可錄用以辱天爵也任南衡誣

告其妻梁氏私奸其姪韓權而乃令奴隸致辱嫌職之言所不

忍聞其人之薄行惡德可知所當終身屏棄不齒士類而當時

只從寬典止軍告身其亦幸矣豈宜遽加官爵乎李崇壽偽造

大妃圖書以成僧人勸文其任妄無行可知當置於法而得免

重誅不失衛體亦幸矣豈宜復陞堂上以汚朝廷乎善男之罪

雖非二人之比前既以濫刑殺人水不叙用而不數年間復以

官爵如此則 殿下之政刑不足以懲惡而爵賞不足以勸善

矣伏望亟收 成命甫衡亦勿叙西班以副朝廷之望不勝幸

甚○今台領敦敦軍以上政府六曹堂上 傳曰予見古事八歲

而封世子例也今元子年已八歲可定名位而求訓書有曰若

有奏請須達韓明倫今政丞無恙可達矣於特等意何如耶昌

孫尹士所沈沈尹洞而洪應請封世子宜速舉行然此奏請

時無請蒙准回執就付使者自無獎矣若天使來則年數支

待之類不實且韓明倫承 聖旨差送似不可避而鄭同亦曰

明倫入來別殿可除如此則雖入送可也若果真 聖旨則別

殿未必除而隨於同之術中恐為後笑慮思慎尹蒙魚世恭孫

薛孝謙明倫滄外國小臣昔年雖嘗入朝 皇帝宣至今記憶

總乎此必鄰同中間所為恐非實有 聖旨此是小事從之
 好後有大於此事者亦將以為 聖旨而一聽從乎始之不
 謹未深之弊不可救矣且請封世子不必明倉行而後蒙准李
 克培妻希孟許嫁李承名弟李德良下宗仁自新趙孟貞
 李約東韓備推從李陸李孟賢柳洵成倪李則議韓明滄入選
 事既曰 聖旨則不可違探其非是而不違也且鄰同言明滄
 入來別獻可除姑從鄰同之言則容有可除之理矣韓明滄
 曰臣子於君父之命水火且不救況此表請臣子之寵光臣
 何敢辭但臣年今將七十朝不慮夕恐辱君命矣 御書備左
 副承旨姜子平以諸議及韓明滄言入啓 上稱承旨李世佐
 及姜子平曰於卿等意何如世佐子平對曰詔書明滄入選之
 事此必則同之計也今 皇上惟同言是從全若不通明滄同
 必怒韓飾虛辭以構他變則生事必矣 傳于明滄曰 皇帝
 有命政丞亦無病不可辭也其往焉○藥房提調鄭昌孫權損
 來啓曰溫湯本欲治疾而反得他 證者多矣 大王大妃春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三

秋已過六旬疾在腹中又不御膳氣已弱矣臣恐因此而又不生
 他證則疾加危矣請得某何 傳曰子亦計此久矣然 大王
 大妃欲之勢不可諫止也雖幸溫湯氣暑不調則臨時可停矣
 ○司憲府啟申允底無後以弟之子承演為之子申承閔告狀
 曰申允底立後文記皆承演偽造也不可奉大案之祀臣等觀
 立後之文果有可疑之狀不可取信然以允底妻李氏公絳答
 辭鄭之其孫同議立後明矣然大宗申自守奉祀非允底所得
 擅傳當以承閔主之允底之祀令承演主之何如 命議領
 敦寧以上政府六曹鄭昌孫韓明滄沈滄尹士斯尹璵李繼孫
 鄭佑呂自新李孟賢柳洵成倪李則議依兩府施行何如洪應
 妻希孟許嫁李承名弟李德良下宗仁趙孟貞李約東韓備李陸
 議申自守長子無後次子允底亦無後允底立弟之子承演為
 後是為之子也既為之子則奉祀無疑矣以自守第三子之子
 承閔奉祀非大典本意而謂之當奉祀未可曉也 上裁孫奔
 某議長子無後次子亦無後則第三子之子承祀大宗是誠正

論但本朝立後子仍祀大宗已成格例恐生爭端 上裁 傳
 曰申承演以自守親孫為第二子允底之後自守之祀宜令承
 演主之但今後以疎族立後者母得依此例○司憲府啟刑曹
 正郎朴安早知因仲斤有病之狀而強加拷訊因而致死事
 狀甚明而不自引服請退身推鞠 命議于領政率以上政府
 六曹鄭昌孫沈滄會尹士斯李克培等議仲斤犯奸頑莫甚
 前病未差則當受杖之時豈無言也其尸親亦無一言及於病
 則前病之差可知然則安早不過依法拷訊而仲斤避死致死
 耳若論以加刑病因致死訟府則非徒曖昧似失大體 上裁
 洪應盧思慎妻希孟許嫁李承名弟李德良下宗仁趙孟貞
 李約東韓備推從李陸李孟賢柳洵成倪李則議韓明滄入選
 之病與獄初報後更未勝報當拷訊之際仲斤不言病之未差
 果如明言當更閱實姑勿進來推鞠何如如前奏議惡言辱士
 仲斤之罪也托病緩刑囚之情也病狀輕重醫官不會申報
 仲斤當刑亦不言病之未差安早情情有可恕更問實何如李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四

孟賢柳洵成倪權從李約東下宗仁議凡微因有病者微官報
 刑曹後未差則逐日更報例也 仲斤病狀報刑曹後次日不更
 報是微官以仲斤為差病也刑曹依法訊問避致死似不為
 過報病後逐日更報例也今憲府更考以察何如鄭佑呂自新趙
 孟貞議仲斤雖三次拷訊而死其間無枉刑之狀但二十日報
 病二十三日加刑時不更檢覈差否此為不可然不必進來推
 考然微官罪也 上裁 傳于憲禁府曰朴安早無枉刑之狀
 而仲斤死於微職為可疑詳悉更推以昭○下書慶尚道觀察
 使金自貞左道兵馬節度使尹末孫右道兵馬節度使王宗信
 四令言兵馬節度使水軍節度使主將兩營俱在蔚山一郡之
 內非使供糧有榮殊無倚角之勢固當分置然置鎮大事不可
 過度如欲移徙水管必須請內廣闊兵船有停泊處乃可矣耳
 兵營必在蔚山而不可移諸內地歟兩管仍舊信有巨艦不得
 不移歟水管兵營何者可移而兵營移之於何地水管移之於
 何地歟卿其審視形勢商度便否詳悉馳啓○是通事金孟微

管押彼虜逃來唐人楊少等男婦共三名解付遼東○戊戌
受常依御經巡謹記司諫科于漢持平金傑啟李崇書任甫街
李善男陞職未便事皆不聽察又曰金岳錄失行婦女之
孫而金輝宣傳官宣傳官承蔭之職不可授也丙戌年以燕宣
傳官未考滿除泗川縣監宋瑤亂臣之子而亦拜宣傳官此三
人者不可不改正也 上曰宋瑤之拜宣傳官久失忠年著燕
宣傳官則不必考滿然後用也 上問左右曰益錄事何如預
事尹弼商對曰失行婦女之孫則臺諫之言至當錄燕宣傳官
亦有蔭與否 今考何如 上曰可○司憲府掌令朴衡文等
上疏論李崇書任甫街李善男不宜加職 不聽○己亥 上
御後苑觀武臣射又講書忠義衛尉侍衛空府衛等與馬領敦
寧以上議政入直都摠管兵曹堂上知教軍金世敏達城君
徐居正禮曹判書李坡戶曹判書魚世恭工曹判書孫壽亭等
入侍時水安道巡察使魚有沼遣從事官南潤宗啓富寧居向
化逃去人不得刷還事 上令入侍宰相等議之昌孫明倉沈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五

滄者孟居正議彼人桀驁難制自古而然歷代皆置之度外永
樂間楊太答凡入寇巨陽盡掠而去 皇帝置之度外遂不問
罪帝王之於夷狄待之固如此今彼之罪所當與兵致討然其
勢甚難如不得已則觀兵境上每當農時使不得耕種使之困
敝可也許瑢議今逃去人雖不刷來如九牛一毛何有損於國
家然事雖小而國家之輕重係焉或厚遣彼人誘而致之或間
遣人奪來皆非取威之道臣以謂嚴兵境上以不入攻之勢使
彼不得耕種悔過率來上策也又彼人酋長之來固繫於獄
使之盡數則來然後放之此雖有妨大體然兵不厭權似若出
於邊將之意而為之亦無害焉李坡世敏達後輩雖反覆開諭
尚不肯從下可以思信懷服更令前去城底人役以目前開諭
之言曉之若下彼則諭以得加兵致討之意且誘且脅如又不
聽則令大臣釋兵境上將為入討之狀彼必恐怖不得安心耕
種如此再三失業必乘其危懼之時使人諭之若或不聽則
令將致討亦不難也李璉孫呂自新李孟賢議野人性本狡詐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六

雖多太晚諭不肯聽從不可以思信懷服今吾乙之哈等密隱
通連初不為諱終以去為辭其受復詐附無所畏忌甚矣觀
其事勢非稱兵境上終無刷還之理且彼人居國近地世蒙
國恩非深蒙野人之比托門歸附強兵而於其爾小觀肉且疑
畏不即舉兵問罪則彼必以為恃弱而畏我也益肆無厭之心
任為通逃之主非徒府擯國威遠慮邊疆變難制矣抄兵問罪
以揚國威以懲後來何如也世恭議臣前日議以為可任今觀有
沼既終終非是信可服入征何如 上覽其議 命宰相等
就前更問刷還便否世恭據對曰莫如追未泮入攻以揚
國威昌孫弼商曰前日楊訂等兵敗喪我人甚多不可輕動待
秋徐圖之可也許瑢曰逃入既至必有酋長其酋長甚出來捕
囚于獄期以盡數刷還然後放之則彼人族莫必能盡還矣李
坡曰囚酋長甚不可酋長甚一宜能盡捕歸囚酋長固無益
於刷還徒失國信弼商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莫如斷自 宸
聽耳 上曰有沼則今可上奏來秋不可不入攻臨時處置
其不意以圖萬全可也○司憲府掌令朴衡文等上疏曰臣
等昨不知言之煩瀆而所以崇儒不已者正為國家之名器擬
賦而殿下之政刑無章也古之帝王推孝友之心以及於外家
者多矣然處之得其道則國家安而外戚蒙其福處之不得其
道則朝政隳壞而外戚亦蒙其福利其得失成敗之迹史具
可也 殿下既洞覽英侍臣等之言而後知也 殿下奉事三殿
終始如一待宗室無戚里恩禮俱隆恒任甫街李崇書皆無狀
之徒而亦皆加職雖為 大妃教外戚之心至為驚而國家名器
將自此而貶朝廷政刑將自此而隳其為虧損不亦重且大哉
昔漢章帝欲封太后之兄馬廖馬防等太后詔報曰常觀富貴
之家祿位重疊猶弄實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人安親為上
今數遭喪具數倍數倍憂懼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督外封遣
意親之舉奉中臣等竊以慮憂大妃懿養之德冠於古今而昨
馬后之比焉知崇書輩野犯如此則宜必欲 殿下褒賜此人
以結令美之政乎且今戚里之人或以才品或以功解高官大

爵者不為不事而無功能可者布列庶位者亦不為不事不必
加爵書雨衡然後 大妃之忌益厚而 殿下之孝益廣
伏望 殿下法周易勿用小人之戒覽漢后禁約外家之訓俯
從薦竟之言亟改兩人之職使朝廷官爵不為小人之使俾
甚 書其尾曰觀政刑無章之語自動矣此非予用小人
以誤國乃為 大妃只加其級耳○下書永安道巡察使魚有
沼曰降諭書使使悉朝廷之意按摘頑然不改悟觀其事豈
非可以刻期刷還也又書悔悟非卿姑上來以寬彼自新之期
○受常規視事吏曹咨議朴安性啓曰奏聞使侍執道之何如
今若遣之則天使當夏必來適當農時實為巨獎 上曰今若
不遣則與同必經矣冊封而待時奏聞可乎刑曹判判韓問啓
曰臣見黃海道凶荒天使出來則必為疲勞然鄭同言韓明倫
入來則別賞猶可請減若今遣之則有免貢之理 上曰明倫
不可不速遣也安性又啓曰 三大妃皆將行幸溫陽 大王
大妃獨行何如 上曰此言不可○御經進講訖李令尹佩啓

李學壽任甫衡李善男不可除職

七

李學壽任甫衡李善男不可除職 不聽○尚教院提調李克
培來啓世子冠服事 傳曰雖聖人亦用權道以八歲之人而
冠服行禮以暑未稔子欲冊封於殿而使不出正殿冠服勿改
仍舊○刑曹三覆錄全判囚奴奴伐介殿其主亡罷罪律該斬
不待時肅刑囚白丁小斤山強盜金得幹家衣物罪律該斬不
待時係大與妻子水屬官奴婢皆 從之○辛丑太白晝見○
御經進○上黨府院君韓明倫來啓曰中朝君問廢臣尹氏事
何以答之手 傳曰以廢臣在私第答之可也若或窮問則以憂
愁憔悴而死對之可也○以領議政鄭昌孫為義世子師左議
政尹弼商義世子傳右贊成許琮義世子貳師工曹判書孫舜
孝義世子左賓客柳題世子右賓客金升卿義世子左副賓客
成俊右副賓客金秀光通訓司憲府執義李復善承訓司憲府持
平成世明通德司諫院正言○傳曰承政院曰今後大臣廢皮
議公事令注書翰林分贊就議其他人議得毋令互相傳示○
壬寅 上引見右議政洪應領敦寧盧思慎右贊成許分議

李學壽任甫衡李善男不可除職

八

大典修改重時領議政鄭昌孫等亦入侍 命議奏聞使私進
殿便宣 上曰陪臣義無私獻予意以為將所賞物件酬付鄭
同語曰 殿下聞大人請成款國別獻不勝感謝將簿物表誠
耳若問私獻之物則答曰人臣義無私獻故本不費奏如此云
爾則同必出所贈之物而獻之矣食曰 上教允當○都承旨盧
公弼病風口噤辭職傳曰政院事繁天使又將出來知支侍天
使之事無有如卿者若甚甚劇可止仕而治之公弼謝曰臣無
疾病之咎但恐因此而又生他證 傳曰知卿諸練者小易得但子
惜卿之才應卿之願又特起資○傳曰諸軍相及承旨等曰私獻
之事政豈欲知朝廷之意而去子意以謂問私獻之物當答
曰陪臣安有私獻彼者強之曰私獻已有前例今何不不然答曰
殿下感大人之意略送人情物件此外無有私費也則彼必
感其言特有所揮矣食曰 上教允當○癸卯李景福官問安
于 三殿○以李世佐為都承旨金世勳左承旨姜子平右承旨
權伸左副承旨金礪石右副承旨李德崇同副承旨盧公弼嘉
靖同知中樞府事礪石在政院日書折簡須臾輒盡數十紙
同副承旨李德崇私語曰快手快手使我得知此吏時嘗無滯
事矣○甲辰戶曹啟京城內外飢饉乞丐者多請依前例設賑
濟坊于城外東西各五部及漢城府郡縣分掌賑救 從之○下
書平安道觀察使李崇元節度使李允均曰今次表聞使韓明
倫之行抄護送軍三百名差有武士守令二員分領護送遼東
節度使亦須精兵一千聽韓明倫指揮半路護送回還時亦依
此例○乙巳 御經進講訖持平金琮啓曰丙忠年本無來歷
而今拜泗川縣監無來歷者不可授東班職 不聽○又啓曰
閑職曾為青松府使以黃豆二碩貿易紫草十碩半為己用今
拜守令未便請改差 上曰考鞫案可也○宗曰雖用於官中侵
害百姓則一耳○戶曹判書魚世恭來啓曰臣聞罷堤堰司農
事至重而堤堰之事利大弊小往者以韓明倫濬洪成等為堤
堰司提調而乞成受 命罷行諸道凡堤堰無不修築今雖金
戶曹主之檢察為難勿罷堤堰司何如 傳曰雖觀察使主

事宣無檢束之時乎。曹隨所聞見以啓于當院時遣大臣修
蔡上仰宣政殿領教寧以上入侍因掌樂院正尹慈等啟磨勒
麗叔輝事轉明諭啟曰臣前日赴京時鄭同授以司角臣受之
出於不得已而為言官耳今亦強授司角何以嚴之 上曰
本嘉興之而勢不得辭則受之可也○御書謹○丙午 上御
宣政殿領教寧以上及晉山君委希孟連城君徐居正右贊成
許琛左贊成李承召禮判書李坡工曹判書孫舜孝同知事
李克基俞鎮大司成盧自亨承旨等入侍召前察訪李克義講
大學中庸南傳講官徐居正許琛等論性理之源又問天地度
數日月星辰歲差曆數之事克義隨問而答或中或否克義少
通詩書精於性理之學一時縫掖共推服居舉不中終於察
訪之職至是年七十五家居利川孫舜孝以明經薦之故徵之
上又命盧自亨俞鎮講周易 上曰子與宰相等講言論難多
矣更論用人之道可乎克基啟曰孟子云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又曰將使半喻導疏喻戚可不慎歟此

卷一百五十

九

千萬世格言也 上曰自古帝王豈欲用小人誤國家哉慮不
知之耳李克培徐居正啓曰德宗之用盧杞神宗之用安石雖
知其為小人而不能遠也 上曰用人係治亂不可不慎若宰
相知其為小人而計其利害含譖不言則非也古之人亦有薦
其子者其各薦之子將舉用克培啓曰臣雖有子皆不堪薦用
也雖孝啓曰崔應賢可用也尹璩啓曰鄭佑為吏曹判書人無
間言知佑者亦未易多得也舜孝醉酒進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元首難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仍再拜 上默
然○賜寬義襦衣二領問 汝今可仕乎寬義曰臣今老病
不能仕論本道觀察使賜米豆以獎之○丁未受常恩視事
○御經筵○諭諸道觀察使曰子與近臣講論性理之學頗有
利益思欲廣延衆論以資寡聞所窮性理之學雖未易得經明行
修抱屈未試者豈無其人乎搜訪以聞○刑曹三覆啓典獄因
司導寺奴金松同盜供上求罪律該斬不待時 命減死○戊申
御經筵講治通鑑至梁敬簡帝傳度陳四事其二以

卷一百五十

十

為天下可以食殘良由風俗侈靡今之燕喜相競誇處武帝貴
琛曰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同知事李克基啓曰武帝貴
華也所食所衣皆出於民武帝奢侈已過而求勝於目是以臣
下莫有進言者雖以有罪之賢然不盡言人主責則人臣責
能措其手足也檢討官宋軼啟曰居館儒生累舉不中沈滯者
多臣願經明行修者簡拔而用之 上曰經學精通年老儒生
本成均館錄職○日本國薩摩州島津泰原持久犯前州田平
富鎮彈正少弼弘對馬州太守宗貞臣遣人來獻玉壹條護軍又
四郎盛慈野溫皮古破知等四人來朝○傳旨尹日予聞前
察訪李寬義研窮理學老而不倦台致試問論議稱熟果副研
問特欲頗用以慰其志寬義自以年老不能治事故還田里以
終餘年予嘉其志賜衣許還度今年荒遇活為難令所仕利川
官賜米豆并十碩以云子復獎之意○今承政院弘文館大典續
錄勅校屬入直諸將射侯令文臣製上元詩以進 賜酒肴
慕乃罷○己酉 受常恩○御經筵講訖掌令朴衡文啟曰聞
誠常為青松府使崇寧十五斛徵於民間其為不法甚矣而亦帶
除為善山府使且趙忠老奇裕等未經正五品而兵曹除為翊
衛司翊衛翊衛正五品也臣等方勤問之時兵曹賜為不知巧
飾以欺遂請改正是大不直也至如趙時顯落威李師准亦皆
以從品陞拜正品是公道乎諸鞠之 上曰閱諫非自入已事
也棄而不問不亦過乎吏曹雖知而用之固不非也其問而用
之亦不非也兵曹若果陽為不知而答請改正則非也其問以
啟嚴納李從允啟曰軍士喪到以百日為限此非義法也請勿
載大典 上顧問左右領事尹弼商對曰此自 祖宗朝行之
已久若以三年為制則防禦疎虞矣 上曰大典有自額三年
者聽則未必專以百日為限也○庚戌 御經筵○元良各幹
黑熊等四人來獻土宜○辛亥司憲府大司憲李鐵堅等上劄
子曰閔誠曾為青松府使以黃豆三石散於民間而監牧紫草
十五餘斛用處不明雖非入已虐民之甚一至於此誠今為
善山府使非徒貪污之輩無好德文剝民膏血掠民財產弊

復如前此臣等所以累瀆不已者也 殿下昨於經筵傳曰
 議入已之事而阻廢前經以塞自新之路可乎臣等之感激甚
 皆益為奮發食吏望風解綬比之良鷹下韝即中本朝錄用
 食吏使人人開有新之路伏望 殿下收威命以杜貪墨
 不勝 司諫院正言金直孫來啟曰勅啓成但以吏任承才陸
 授正九品既馬李師學以從九品恭奉作職而越拜洗馬既馬
 世子傳屬不可不擇師學初以媚妓之事罷職而又連淫女於
 乙字同之獄本非端正之士請速改正 上曰卿卿司不擇者
 錄啟○傳于承政院曰予今方覽近思錄前漢書然但知聖經
 賢傳而不知諸子之書則無以列善惡近思錄前漢書畢覽後
 欲講老列三子於卿等意何如也○壬子 上御宣政殿
 講專經文臣領教掌以上許琮李承旨李成孫李克基俞
 鎮盧自育八侍○司憲府掌令朴衡文司諫院正言金直孫來
 啟曰今朔衛司洗馬李師學好媚妓衛率趙時好誣誣皆非端
 士古人云左右前後皆正人請改正 上令人侍宰相等議之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十一

金曰東官僚衛不可不擇若非端人則非近也 令改差○
 承政院啟曰殿下欲講諸子等書以觀其非枉等竊謂自祖宗
 朝經筵講此書若於殿下問未解處則猶可也經筵官連
 講則不可 傳曰是以見此書為非則經書中引用諸子不一其書
 前去後進講耶○癸丑 御經筵○傳于兵曹曰朔衛司左衛
 率安付右衛率趙時左侍直金期壽右侍直李孝哉左洗馬李
 師學右洗馬鄭啓成並改差○傳于承政院曰三子欲講之問
 何不對乎都承旨李世佐等啟曰臣等以謂人主當觀聖賢之
 書以稽古今治亂之迹耳若老列子乃異端之書於經筵不必
 進講弘文館博士李瑤特本館議來啟曰莊老列子異端之書
 不必覽也 傳曰讀聖賢之書而知其是讀異端之書而知其
 非不亦可乎瑤啟曰孔子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釋之者曰浸
 浸然入於其中何必疑覽異端之書然後辨其是哉乎 傳曰
 為不為子當廢之其疏能通三子者以故○義禁府啟曰前日
 上以理母姜氏年老死亡無日且理已許從便故特 命理限

母終身居京終孝今姜氏身死葬事已畢請遣還外方從便
 令終制後外方從便○甲寅 上幸景福宮問安子 三殿○
 日本國輔摩州日向太守盛久日向大隅薩摩三州太守主大
 西海通館對馬二州守護代官宗三帥後家來獻土宜○月
 山大君韓德源君贈來啟曰今封世子國家大慶臣等欲於三
 大祀張陽行幸前通宴 傳曰國家慶事不常有然近年宴飲
 於心未安會禮宴後子當接見宗親矣○司憲府持平金琮來
 啟曰典醫監提調任元濬以任日數少難良孝為監正以大典
 之猶有所據圖畫署提調姜希孟以不次徐文寶為九品逆
 兒是誠有情而並令勿論若以大臣而有免則提人何好德父
 傳曰是皆出於無情其勿論史臣曰尼連兒職考其試才分職
 任日多少薦之例也而元濬等違例冒薦是必有情美元濬必
 領實譯之官賜赴京者多買物貨實譯官甚苦之猶畏其毒必
 尤其欲害官之勿豈無意歟○丙辰 受常祭 祝事○御經
 筵講訖大司憲李繼堅啟曰韓明倫不可赴京也明倫本不簡

成宗實錄卷一百五十

十二

約而至有獎請代以他人 上曰 聖旨有若何請事須道明
 論欲請職別辭故不得已遣政丞耳繼堅曰私進獻亦未幾
 上曰 皇帝若不愛則何用私獻然鄭同用事每使介之行必
 先問私獻之物故已令大臣謹而慮之爾繼堅又啟曰本府監
 察問或有政期監祭監多不足以書吏代之於心未安命議加
 設何如 上顧問左右領事尹璫同知事李成孫曰實官不可加
 設蓋官似可 上曰令該曹議該曹待諫官閔師壽典經成希曾
 啟曰今開明日為放鷹行幸至於張榜諭之臣意以為外人無
 知妄謂 主上不戒禽荒恐累聖德如田獵古昔先王亦不
 敢廢上教焉 宗廟中教供饗客下殺用庖厨故鷹而獵則未
 之聞也且天鵲雖獲之無用侍之何如 上曰先王朝耕無此
 舉也希曾曰 先王雖或行之如此事不是法也 上曰予之
 不贊遊田外人執不知之前日累言之必何意耶○傳于
 承政院曰詰道守令萬戶姓名歷書子雖不定時抽籤遣人摘
 奸何如矣曰 上教允當○刑曹三提狀瑞興因侍校金元政

朕私欲得中李取馬匹罪律該斬不待時依大興妻子水屬官
奴婢實城囚百姓張白隱同典在逃李王山故姚金士才盧合
連姚七家罪律該斬時典因學生朴繼孫偶造印信罪律
該斬時妻子水屬該色奴婢皆從之○丁巳 上幸箭車
觀放鷹又打圍于我嶺山至射場 命人侍宗十月山大君婢
德源君贈洪應李繼孫李世佐吳子千金璵石為左朋任先
尹據具書水金世勳權健崔通趙得赫為右朋射心的左勝
賜的皮方一張○戊午日本國對馬州宗宗出野守貞秀遣人來
獻土宜○以永安道延慶使魚有沼研審逃去野人刷還事
令領教軍以上六曹判書知邊事案相議之鄭昌孫韓明會沈
僧尹士斯李克培尹璩議當初向化人逃去者多今以劉貴同
之來未可還謂之查還然魚有沼願留觀其勢姑聽之為便其
所勝功多者上選當職之言似若不可但此言必係關於彼人
趨足望恩者必多今以有沼研審為非而行賞之典不果則彼
必沮心失望及生他計臣等恐刷還無期合擇其中有功三四
人上送何如尹內商李城金音庚李季全議彼人變詐難則然
觀事勢稍有刷還之理姑留魚有沼徐觀形勢若彼人執迷如
前不肯刷還則俟前諭書曉有沼還姑安其心待秋入攻於計
甚得若曰日暖則盡歸蒲州刷還無由然與師入攻盡盡巢穴
則雖不得逃去之人亦足以揚威後竟且攝去去之心亦不
為無利況彼之盡歸蒲州之說亦未可盡信也用兵之道以遠
高貴宜急入攻然聞米泮之復道路艱險渡江之時雖從灘水
淺處其勢甚難召還有沼待秋入討為便其論實事後發雖無
別功稍有往來之勤自誇其勞許以無賞此輩無知惟利是求
何如不論賞其中擇其有功勞者三四人上送行賞以勸後效
何如洪應議臣前議以招之事不則當舉兵討之今觀魚有沼
之書亦將有刷還之勢之語兵事不可遙授亦不可從中制之姑
停有沼之還觀勢圖之無乃可乎且往來刷還者皆望尺寸之
報其論均輕重多寡惟 上裁施行許珩李鐵堅鄭蘭宗鄭佑
河叔濟洪貴達辛柱下宗仁陳衣議今觀刷還之勢厚積與施

以利誘而致之彼必以此為奇貨斷在玩我大害又前所捕來逃
去之人非徒不罪之且示以恩寵此皆以姑息為事深有害於
大體若將有後來之害臣等之意以謂不專以刷還為指示之
以威使彼與本道研居向化者震懾而不敢動可也特請示威者
嚴兵境上使彼奔命不暇不得耕種亦足矣若不得已入攻則
今江水已解破路甚險勢甚不便使前下諭令有沼上來為便
且逃去人刷來時彼人之中許接於家不自卑來而我國使人
捉來者可罪而不可賞也如雖許接而畏或懷仁親自卑來者
與居城底往來最易有功勞者不可不賞今從約上送何如孫
芳議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真得其心所謂仁者無敵
也且治內治外其道不一治內民以禮法待外夷以恩威使逃
入之民惡守令橫暴不見 聖上懷保赤子之心時以趨利避
害而逃則非酋長之罪失在我君夫入攻難易之勢臣未諳
其地不敢妄對妄議以謂能刷還者賞之隨還者懷之以恩且
諭之曰吾愛汝如赤子而守令不體予意擅使不法吾已罪之
汝何有罪如有懷我來便者吾當厚之生之使知 聖意自然
聽聞還來恐後其中措置臣未盡知伏惟 上裁李繼孫目自
新議刷還有功者不可不賞以勉新功但刷還時用乘威恟使
彼驚動則恭拾撫之道其中雖有往來刷還微勞者今方臨農
上選有弊只以綿布食物隨其功勞高下給之仍語之曰汝等
當固上京受賞令方臨農不得上選耳且今刷還人數不多故
指示賞格而已汝等今更勉力多數刷還則國家自有重賞待
汝上京何難汝更勉之其逃移人日暖後蒲州入去事容或有
之若舉兵入征則可得動還但今水解路險臨農之時不宜
動兵待秋征討雖不得逃移之人亦可以聲罪而示威也仍令
魚有沼凡刷還之事委諸監司節度使而米為便魚世恭議前
日下諭已令有沼上來則所愛遣事一委節度使而來可也今
觀書狀之韓述民畫刷之事亦未可信姑令上奏何如○下書
求安道巡察使魚有沼曰依卿所啟姑自上來留侍刷還之期
論諸彼人曰前日童清禮等以力率米馬加率可等刷還之數

亦不過一二而其功不足賞也爾等各盡心力盡數則則國家當施重賞也使彼人知國家不錄小功爭圖後日之功以要後賞○已未下書京畿觀察使李吉甫忠清道觀察使申浚曰本道違遭凶歉民甚艱食宜知三般行事出於不得已乎奔走服事應有怨容者其館舍溫井修理及所經諸邑人民等思欲量減戶口以酬其勞且以慰安三般然不可人人而復之其中罪役最勞者具錄以啓○庚申 受常役 視事○御經筵講官治通鑑至梁武帝臺城之敗同知事李克基曰梁武所以致亡者專以不知用人之過也帝之資質過人非尋庸之主也然及其專亡宗族皆叛無腹心之臣此無他知小人而不能去反任以事國事日非何得不亡侍讀官閔師壽啓曰人主不知小人則已知而不之罪則無所忌憚而亦無所不為矣梁武之敗事以用朱异而非不知异之為人而用之及其死也帝為之痛惜而無悔其亡何足怪哉 上曰梁武之亡專以用朱异也執義金秀光啓曰 宗廟祭執事多而齋室甚窄又牆外間

成宗大皇帝 卷一百五十

十三

闕甚通如有火災則臣恐或驚動神靈矣旁近民舍撤去何如詩云於穆清廟穆穆之德今 宗廟無深遠之教又南牆門路絕主山表脉甚不可也山川之氣不舒則子孫靈長萬世之靈可占矣又 宗廟位甚卑而仁政殿位甚高 御此殿而受朝則鐘鼓管籥之聲皆聞於 宗廟大體未純今修繕壽康宮臣願移御于此以昌德宮為離宮求不復御何如 上曰仁政殿先王朝豈不酌量而處之又民舍不可輕易撤去也若以鐘鼓之聲為不可聞則都城猶大之聲豈能盡禁乎司諫柳自漢啓曰三殿溫陽行幸司憲府不體駕如有守令不法之事誰能糾治請令一負隨駕 上曰臺諫一負可遣矣○上謂右學旨姜子平曰知在老列三子者爾只以四五人書啓又言有少時只為製述沈見而未及詳知者如不知文義則其可用於製述乎予之見異端書雖曰非矣欺君之罪亦大矣知異端之為非則亦可見聖道之高山矣爾以內臣啓如此之言以欺君上可乎有令毋如此也○以李渾為憲府掌令○辛酉倭司正仇

羅沙也文國助來朝○上御後苑觀武臣射又講兵書及大學別侍衛任孝文等五十人與馬領議政鄭昌孫等二十三人及承旨等入侍 賜中書者朴漢孫等弓矢有差○壬戌 親傳先農祭耆祝○御經筵○兵曹判書李繼孫啓曰三寸姪李渾為掌令政曹得失憲府彈劾固當避職且臣年將七十志慮耗今又被勅臣請辭職 上許之○癸亥 御經筵○忠州牧使慶德利川府使朴懷順送安郡守閔永嘉慶州判官盧熙善珍原縣監金伯璋辭 上引見命之曰七事守令常事不必言也但心術正然後可以治民忠州牧使利川府使之賄子亦知之想必盡心民事近因年陰民多艱食尤所當恤爾等勉力守職以奉予意○右承旨姜子平啓曰韓明澮謂臣曰後苑觀射之日過錦城大君之家回思往日之事瞭然目前臣今赴京年齒已先餘生無幾行李好還未可知也顧至 上前歷陳癸酉丙子之事而無路可達臣若死矣雖有國史豈若目親者乎明會之意欲使臣啓達也 傳曰政丞欲啟則可於後日啓之○以權

成宗大皇帝 卷一百五十

十六

成宗康靖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五十